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其執事於玄奘奉詔譯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跋祿羯咭呂葉婆國

摩訶刺佗國

阿吒釐國

摩臘婆國

伐臘毗國

契吒國

蘇刺佗國

阿難陀補羅國

鄒闍衍那國

瞿折羅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擲枳陀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
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番茶國

伐刺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
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華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
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
本寶渚也多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

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

難女在輦中心耳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

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

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

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子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

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

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

遂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

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

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母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

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
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
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
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
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成旅然後免害
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
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弥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
僻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
當酬重賞式族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
已甚亦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

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難辛而興逸害子曰人
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
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
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夷
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
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
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
非親子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
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故以誅其逆則
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

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舩泛
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
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
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壘域以其先祖
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号其女舩者泛至波刺
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
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額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
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
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

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反為美女
持香華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
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瞻部洲有大商伽者其子字
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
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賣香華
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
王歡娛樂會自余商侶各相配合弥歷歲時皆生一
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
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
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

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
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
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
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
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
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
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鬣鬣天
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迺相
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
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人悲喜

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
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
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
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
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
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
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鐵城諸女謂
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
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
僧伽羅口誦神咒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

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是父僧伽羅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聚我為妻生子矣貴特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漢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餓難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

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且曰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

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
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
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
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
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為王僧伽羅辭不獲免
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公革前弊表式
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
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極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
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慥
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

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咒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踴
墜退敗或逃隱海鳴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
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
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
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濱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
王弟摩醯因隨羅捨離欲受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
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
乘上座部法佛教之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

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位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
耶祇釐位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
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
高數百尺瑩以殊珍飾之以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
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
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灌或焚務
極珍奇式修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中有金
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
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楹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

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
退而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
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
遺像恪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
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
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驚賣遂擒以白
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不為
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
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馬像因俯首以至於
今

王宮側建大厨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至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國東南隅有駝反勒迎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首

如來於此說駝迦經

舊曰楞迦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

海數千里孤鳴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西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巖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鳴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極之於此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流水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

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羅國北入林
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
里至恭建那補羅國

南印
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
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
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
大小二乘兼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王宮城側
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
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
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華供養時放

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
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
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
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
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
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王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

來於此說法現神力度諸群生城西南不遠有窣堵
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
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加藍唯余基趾是彼羅
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凶
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陀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陀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
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
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
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
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

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
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舛暴象凡數百頭將
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
象輕陵隣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
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
伐遠賓途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
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
其俗也如彼之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窰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甄諸窰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鑿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巖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尊化隨機攝受八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

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祥其致精舍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雋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士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

耐秣陁河至跋祿羯咭反昌葉婆國南印

跋祿羯咭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

暑熱迴風颯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

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

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

摩臘婆國即南羅之國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

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華果繁實

特宜宿麥多食餅炒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

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臘婆國東北摩

揭陁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

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

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瞻敏愛育四

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

生象馬飲水澆而後卧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

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官之

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

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

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竒奕世相承美業無
替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
淫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宰
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
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特彥內外
典籍究極幽微歷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
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歆風每而
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尊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
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
其道莫不圖形覓修私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

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
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
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縷

支

唐言
賢愛

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

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
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
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
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
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塲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
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行正法

敷述邪宗苾芻清辨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
屈王乃謂曰久監虛名閣上或衆先典有記論負當
戮欲燒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
愛憇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
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通告城
邑婆羅門耻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
爾學苞內外聲聞遐迩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
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蔑先聖
言聲未靜地便圻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
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
度境阿

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一十餘里居人殷
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華果稀
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
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
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
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
百里至契吒國南印
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
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
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

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
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
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
遠方奇貨多聚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定多如來在世屢
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
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
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
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督号杜魯婆跋吒唐言情

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
珠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
既以摠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
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
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流布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上宜
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

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佗國

西境

蘇剌佗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
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
鹵華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
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
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敗為業貨遷有無去城
不遠有郁鄩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廓廡多巖崖嶺
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
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

西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羅摩羅周三

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佗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

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

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

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

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閣衍那國

南境

鄔閣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

宜風俗同蘇剌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

所多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

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

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宰堵波魚憂王作地獄之
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
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
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華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
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
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
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
醯涅伐羅補羅國南印
度境
摩醯涅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
餘里土宜風俗同鄒闍行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

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
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
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苦婆補羅周三
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
畜之屬驢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
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
而質直數聞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
所百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
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

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施
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
王於聖迹處建宰堵波數十所烏波鞠多大阿羅漢
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遗迹或建僧伽
藍或樹宰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
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
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浴事專執小
見非行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
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

通示希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
誨羅漢知眾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
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
風不殄雖服淨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
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

西印
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
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
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
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

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
奇寶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逆奏明炬繼日香華
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
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
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華林甚可遊賞從
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
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
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
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宰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
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唐言最勝
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
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
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躋濕伐
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
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
鹵穢草荒茂疇壠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
寒風颯勁烈宜牛羊橐駝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

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祠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然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鑿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尊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宰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号宰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

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然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雖非印度

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号蘇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括温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脰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氍之類多善馬驃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

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
露頭衣皮褐服錦氍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
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
境有鸛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千餘里居人眾家
產富西北接拂慆國境壞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
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慆國西南海鳴有西
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財拂慆國故
拂慆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
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執羅國

西印
度境

臂多執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
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
多菽麥少華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
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
六里大林中有一窳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
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
處城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
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建窳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畚

茶國

西印度境

阿魯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華果少
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
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
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
芻著丞縛履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
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
日或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處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
且開諸苾芻著復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
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
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
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西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
殷盛役屬迦卑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
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弊諸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
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
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

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
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
此國西接稽疊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
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
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
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刺佗上郎連反 咭反 臘反 摩醯下呼 翅反 牽
音余預二 孕余誰反 格加陌反 間 吃哮上炎反 糧糗上音
聲也 獸 鬻刃反 剗腹破 儲音 除 糧糗上音

食也 下丘九 魁眉二反 方頤下余之反 大賴下蘇
也 鵠毒能食地有大毒也 樂醮下音 歡娛下音 拘
繫反 毛鬣馬鬣也 騰驤下息羊反 藹
掉 僅渠領反 凍殿下乃每反 忤音 詈力智反 漆
遠察上音 羈旅孤客也 許王告也 淑美上音 排
也 推土迴反 闕毗當也 閔寂也 踟大 墜上音 沉
也 受也 當 極危上音 恆患反 思律 踟墜上音 沉
溺下如 明上莫陵反 濟濟子禮反 堂紆定反 悵良
惜也 鬻賣上音 亦賣也 駢迎上勒反 誓羅上音 鳥喙下音

鳥口 椰子 上羊 逸反 南番 果子 名夫 霧霈 上音 普忙 反反

澤也 多 傲逸 反上 吾告 也 殉命 命上 詞閏 反以 雒 音 酬 窮急

也 殞明 敏反 急迫 酒酣 半醉 也 耳反 蹈踐 下音 賤 謀猷 莫下

音由 美也 道也 下 屢 頻也 句反 綴 反知 衛 彫鏤 下音 鏗鏤 子

鑿反 耐 秣 二音 未 颯起 反上 必苗 澆薄 克反 古 餅 鈔 反下 尺 餒

也 雅亮 反下 調也 向 誕靈 降生 也 但 澆 盧音 鹿 針 餒也 寺 狸 反胡 甲

也 淫滯 而也 余今 用 霈 彌 淹 濕也 邑 於反 婆 藪 下音 風靡

反下 順也 彼 循環 二音 還 戮 殺音 六 殘 酷 反下 苦 篤 與 販 下音 萬 反 胡

椒 消下 子 棠梨 堂上 音 風埃 下音 哀 郁 鄩 下音 於 六 反 地 壞

反上 皮美 也 菽麥 豆上 音 叔 碩 砂七 亦也 反 驪 駝 下音 亦 駱

駮 驪畜 和上 即和 反 驢馬 誹讒 讀下 音 讀 戍 陀 注上 詩 邈

多 上 渠 殄 徒 絕也 典反 礫 反竹 陌 謁 齏 或上 丘 列 反 下 竹 皆 反

壑 耕音 懇 宰 菟 下上 蘇 沒 反 頗 肱 正上 善 何 反 下 珍 尼 反 奠 甄

甃 朱上 音 衢 下 羊 拂 慄 錦下 反 承 縛 屣 反上 紀 刀 反 下 所 綺

復 重音 也 福 殊 美又 朱反 漕 矩 下上 俱 明 反 淒 反 七 号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摠持寺沙門辨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咀羅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曹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咀羅國

鉢鐸劄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竭盤陀國

烏鐵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且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鸛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鸛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嶷嶙疇壅塿塹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疏華果茂盛宜爵金香出興瞿草生羅摩印度川鸛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不明

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禮百神敬崇三宗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矜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窳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稱錡句反下同 那天具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椽山徒居此國南界稱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費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扞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覓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

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術外道遵
行多勦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
弗栗特薩儻那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
都城号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
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
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
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
峻危陞敝傾蹊徑槃迂巖岫廻互或入深谷或上高
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

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翔翔不能越
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於瞻部
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
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無火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属川田
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穡冥華果人性獷暴
俗無網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
加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眾部法有一窳堵
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而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

百餘里至閭悉多國

閭悉多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華果威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二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

南諸小國遷徙邊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嚙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曹健國曹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

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曹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

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四摩咀羅國

四摩咀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邈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立穹廬

毘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
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石弥漫土宜菽
麥蒲萄胡桃梨李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
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
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
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

性之老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
惡從此東西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

居勿浪拏國

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
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
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
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尠僧徒亦寡其王淳
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
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鑊鑊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

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
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
豆少樹林乏華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駛涉俗
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
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
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
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
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
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

而歸路逢沙門客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
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
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門曰我子嬰疾
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
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
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疹疾
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日汝曹群居長惡妄行
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
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
而還又過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

邪途澆弊雖久公華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
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
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
遂請沙門撥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
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
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間諸耆
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
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

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城市周五六里山川連
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疏華果寡少氣
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
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
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方有異越達摩悉戲帝國大
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
備植菽麥弥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折石然後得之
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

風電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磔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蔥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

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鱓魚龍鼃鼉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鴈駕鵝鸕鳩諸鳥大印遺穀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佉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里無人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徒多

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
豐多林樹稀華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
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
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
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
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且羅唐言漢日天種此
國之志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刺斯國王聚婦漢士迎
歸至此時屢丘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
極危險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冠

賊方靜欲趨歸路文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
命迎婦屬斯冠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
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
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時實彼侍兒謂
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
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
誅留升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
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且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
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妾為主建宮垂憲至斯產
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

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
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脂
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華
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
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
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
王命世即其宮中建宰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
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諭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
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
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

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推邪見高
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
數千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
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为四
日照世故此國王間尊者威德興兵動衆伐咀又始
羅國僧而得之建此伽藍式照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
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
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
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反論穰舍羅

唐言葱嶺東固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

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瀉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
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
侶往來苦斯難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
橐駝數千賫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陀
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極斯淪
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搆
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國粥鬻戶邊城以賑往來
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固登危

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
至烏鏹國

烏鏹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
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爵茂華果具繁多出雜玉
則有白玉蠶玉青玉氣序和暢風雨順節俗寡禮義
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耻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
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
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
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至
大山山氣籠從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巔

窳堵波爵然奇製也聞諸士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
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
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
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華竟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
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
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
捷雅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
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
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
曰爾乎乃擊捷雅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

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
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
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
出興世耶對曰誕聖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
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
起窳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名也正音宜云
宜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成華果
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氈氈氈氣候和暢風雨順序
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

押頭匾匾容貌麁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
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
勤營福利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調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
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
嶺至斫句迦國舊曰
涅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
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磔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
蒲萄梨李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
劫盜文字同瞿薩且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

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
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
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
石室基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
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窳堵波也今猶
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
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
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
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
餘里至瞿薩且那國唐言地
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
語謂之煥那國山奴謂之于道

諸胡謂之豁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

瞿薩且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
稼多衆果出氈毼細氈工紡績絕細又產皇玉蠶玉
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
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
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絕細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
文字憲章率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訛革語異諸國
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
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
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

王太子在咀又始羅國被快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
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
惟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
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
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忽形辭語
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
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技習
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且日合戰西主
不利因而逐此遂斬其首東主棄勝撫集亡國遷都
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

地利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
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
不見依彼水迹時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
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
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
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
像頷上剖出嬰孩捧以廻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
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
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
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若臨不

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贅於時地
乳所育因為國号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
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
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
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遂躬往觀其
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
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
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樓勤苦奉教曰如來慈
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
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

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磬心歸
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敬從其
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雅扣擊
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
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
捷雅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餞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
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
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
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
佛數百年間供養無贄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
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眾以故至今石門
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
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
屈居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
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
尺餘相好允備威肅焱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

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罪漢其沙
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迷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
且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敢已願
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近遂
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
禦邊安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
薩且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
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
興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
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

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
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
異色為其群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為從昔者
匈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
且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
也泊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國計苟復設
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且那王
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且日合戰必當克
勝瞿薩且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

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
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
寇既臨而縛受戮於是殺其壯虜其兵匈奴震懼以
為神靈所祐也瞿薩且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乘
世尊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
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
或衣服弓矢或香華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
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
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

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
光明照耀於且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
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
忭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
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
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
中頂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
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
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
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

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尊從庶僚凡百觀送
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
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
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
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
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
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
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
飲澤味道飲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
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庶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
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己命使以求時東
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且
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
其請瞿薩且那王命使迎歸而誠曰爾致辭東國君
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
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且那國止
庶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
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

也尚以雜葉卧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
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
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
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
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
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
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
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
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王命

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
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
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
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
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
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
何怖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
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饌其臣乃衣素
服乘白馬與王辭譯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

濟乎中流麾鞭盡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
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
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蓋國滋臣以此大鼓懸
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
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
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蘂草其
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
萬四伐此時瞿薩且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
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

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
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媿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
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
帖像即時痊復虚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士俗曰此
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
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昌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
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
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翽

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望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媿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蓋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

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執溫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且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悅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觀貨

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濕末地也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間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慧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

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沙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矧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搗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知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騫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揔其源流三、

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泊
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
教弥新備存經語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紜異議升
駟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
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逸研覈粵旨文多闕焉如是
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
文大義爵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
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成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摭真宗猶昧匪聖
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
舊典闡茲像教爵為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
三乘奧義爵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閱於萬里之外
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弊法
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
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
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
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
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
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

考厥衆謀竟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計源
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
年仲秋朔且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
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
驟移仄管達于印度宜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
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
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
未得為道場之益支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
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
盛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木叉提婆唐言

天解脱大乘法象号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
德而傳徽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
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
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第城而入
鹿苑遊杖林而憩鷄園迴眺迦維之國流自拘尸之
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膺膺潛靈餘趾對郊阜而范
范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麥秀悲殷黍
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
採風壤在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

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
像金佛像一軀通先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
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先座高尺有
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
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
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
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

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
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弥底
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
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
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摠六百五十七部將弘
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焉出舍衛之故國
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隆越沙磧之險路十九
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

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
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音
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
陶冶取正典摹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
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
韻脩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柳楊調
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
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謹論溥經深
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

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
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
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
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為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
章法王之至誠也縉素僉曰俞子斯言謹矣昔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
焉

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
肇融叡之筆消况乎因方為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

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
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摠持寺薩
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
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
來屬斯嘉會負鸛雀之資廁鸚鵡之未爰命庸戈撰
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
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
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
才也序大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賒而
不群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况下愚

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壇物產之
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
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
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丘染衣之士非所詳記
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
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
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槃紵壇場廻
互行次即書不在編北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
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
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

毒也 夾紵 際之所作也 膠 寔然 力反 酢醜 字蝟 音謂 獸

如釐 口改反 甲縲 結下音 憐 帶糸 計反 齧 斷反 上 吾 結 攝

之葉反 弓矢 下式方反 箭 肴膳 上戶反 交反 下 王妃 芳

微反 乘蠶 下俗作桑 帽絮 反息慮 繭 繭 古也 俗作蠶 蠶 飲

戔 食下音 賤酒 譯 別音也 麾鞭 下必綿為反 畫水 陌反 玄 菜草

木之莫列反 戊 子遺 上居 無也 婉摩 反成名 空 蒲 閏反

糊口 如糊 粘其口也 食 嗤笑 上尺反 悅然 有無之象 反 歸

然 高上大口 貌也 反 梗 槩 反上加 猛反 下古 愛 摘 丑知反 庇 必

反 上直弓反 幽遠也 研 覈 實謂之 鬲 反考其 踵武 反上之勇

謂也 繼足之 據 也丑 屈反 張 孚 信芳 無反 閔 秘音 媯 川 為上 俱 浮 粹

下 反 松 普 行 也上 七 八 反 修 負 笈 書 其 業 反 抵 也音 歸 也 至 寨

裳 乾上 反去 詢 謀 息 旬 反 下 莫 浮 反 神 喪 中 下音 經 筭 相下

寺 反 筭 圓 曰 簡 也 方 煥 然 反 上 悅 也 之 難 易 也 神 喪 中 下音 經 筭 相下

撫 厚音 武土 黍 離 上音 鼠 行 列 之 貞 也 離 遙 邁 速 上 帝 綠 反 莫 敗

也 爐 鑄 典 暮 胡 下 莫 播 紳 於 帶 一 二 音 拂 筭 賢 懿 反 下 乞 器 挺

生 頂上 亭 婉 密 反 上 紆 玩 循 環 二 句 還 謹 論 直 上 他 詞 反 祛 居 丘

也 反 敬 縮 素 也 上 側 思 反 僧 俗 之 謂 黑 白 肇 音 融 反 余 弓 觀 反 羊 歲

因 方 圓 上 五 官 反 劉 彫 卓 上 音 綺 藻 文 華 美 麗 也 謂 抽 簪

下側蓼反也
 幸籍下反 鷓雀上反 鷓鴻二音 鈍徒困反
 也 曳蹇上羊 蹇下居 福必展反 壚丘
 也 堦亦二音 塵蹟下音 纂異上子 夸父上
 反 固音右 夔古上兄 燾覆盜副二音 壚丘
 反 華音右 夔古上兄 燾覆盜副二音

美應二曆癸巳 仲春 日

中野五郎左衛門判









